

# 哲学盛宴

——罗素在华十大讲演

姜继为 编

罗素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哲学盛宴

——罗素在华十大讲演

姜继为 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姜继为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336-4357-7  
I. 哲… II. 姜… III. 罗素,B.(1872~1970)—演讲—文集  
IV. B561.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232 号

策划编辑:包云鸠

责任编辑:尚燕彬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天添工作室

---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5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者简介

---

**姜继为**，1965年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先后获哲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在《读书》《史学理论研究》《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社科论坛》《河北学刊》《中华文化论坛》等国内多家学术刊物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出版过多部专著和社科读物。现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 内容简介

---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逻辑学家罗素在—批中国学人的期待中来到了中国。被当时中国学人奉为“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第一流的能文者，有逻辑与作文的天才”，和平主义者，战争的反对者和“世界改造的—导者”的罗素在华十个月，共进行了近二十个主题的演讲，涉及哲学和社会改造等领域。当时听者芸芸，反响强烈；时过境迁，及至今日，这场20世纪初的华美哲学盛宴依然余音袅袅，震撼不绝……

## 马头墙人文馆

- ◎ 胡适口述自传
- ◎ 杜威五大讲演
- ◎ 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遗产
- ◎ 道教文化十二讲
- ◎ 陈独秀诗存
- ◎ **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
- ◎ 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

策划编辑：包云鸠

责任编辑：尚燕彬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www.qwyh.com

版式设计：天添工作室

发行代理：首发精典

发行热线：(010)62767911-800

# 前言 勉为其难的“先知”

姜继为

## 一、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于英国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辉格党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都铎王朝的创立者亨利·都铎（1485~1509）的身上。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1792~1878）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家庭的优越显赫使罗素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了宽广的眼界。

罗素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和哲学，1895年以论文《论几何学基础》获得剑桥大学研究员资格。1900年，罗素钻研符号逻辑，用十年时间写成三大卷的《数学原理》，对20世纪的数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罗素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1918年罗素因反战而被监禁，1961年近九十高龄的罗素又因参加抗议英国政府的示威而二次入狱。罗素为了消弭战祸曾给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周恩来、尼赫鲁等数以百计的国家领导人写了成千上万封信，成功地充当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和平大使的角色。

1964年，罗素卖掉自己的藏书创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至今，它仍是世界上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罗素以强烈的社会关怀、人道主义精神和和平主义理念受到了世界的尊重。1950年，他因作品《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威尔士的普拉斯彭林去世。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完成了六十多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

以及政治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为时人和后世所津津乐道。

## 二、中国之旅

罗素来华讲学，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在罗素来华之前，中国的各大报纸杂志如《申报》、《晨报》、《新青年》、《东方杂志》、《民铎》、《改造》等已经广泛报道了他，宣传和介绍了他的著作和人品。在这些文章中，罗素被塑造成了“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第一流的能文者，有逻辑与作文的天才”，和平主义者，战争的反对者和“世界改造的指导者”。罗素的一些著述如《哲学问题》、《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也被译成中文，刊登在国内的一些重要报刊上。所以，罗素来华前中国人对他充满了崇敬和期待，热切地想聆听他的哲学高见和社会改造理论。

1920年10月12日，罗素从上海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同来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勃拉克。他们一行在英国搭乘了一艘叫“波谄”号的法国船，本来客轮直达中国，但是由于船上有传染病，所以在法国滞留了三周。其间，罗素和女友去了趟巴黎。在罗曼蒂克的法兰西，罗素和勃拉克的爱情日益炽烈，罗素并以高昂的热情写下了他游历苏联的所思所感。结果舆论大哗，让反对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都很不高兴。这也为罗素来中国埋下了伏笔，从海上到陆地都有人和他谈论、辩论俄国问题，他的思想卓尔不群，但不受欢迎。在船上，罗素的英国同行和他争吵得很激烈，视之为洪水猛兽。在他们抵达上海时，这些英国旅伴给北京英国驻华总领事馆发了一封电报，强烈要求不让罗素上岸。

罗素到上海时无人来迎接。他很担心，以为请他来中国是一个恶意的玩笑，他都打算“夹起尾巴”溜回家了。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的欢迎者们把客轮到达的时间搞错了。一听说罗素到达后，人们马上赶到船上，带罗素去了当时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旅馆“礼查饭店”，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欢迎者中有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及上海中国公学等六团体的代表徐谦、陈独秀、杨端六、张东荪等数百人。罗素第一次置身在如此巨大的宴会中，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觉得米酒醇美得难以言传，菜肴多得不可胜数。他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奔忙应酬，感到新鲜而兴奋。他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此多的中国人，在宴会上多位中国人用流畅娴熟、妙趣横生的英语和他交谈，让他吃惊不小。他感慨地发现，原来落后的中国竟然有一批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文明人。但是，罗素也遇到一点困难，就是勃拉克和他的关系不好解释，中国人都称勃拉克为罗素夫人，罗素费了很大力气才教会人们称呼她为“勃拉克小姐”。

到上海的第二天，罗素开始了他的思想之旅。他到中国公学以“社会改造原理”为题发表了讲演，听众多达数百人。罗素对资本主义作了批评，告诫中国不要步欧美的后尘。此后罗素马不停蹄地讲演和参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三个团体六百余人的会上，罗素发表了题为“教育之效用”的讲演。在上海逗留了几天后，罗素一行到了杭州。这时他接到了孙中山的晚餐邀请，但是他无法回上海去赴约了。此后罗素取道北上，孙中山南下广东，两颗巨星失之交臂。在杭州，罗素游览了西湖。他乘船环湖而游，陶醉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中，赞美之声不绝于口。他对轿夫的生活也很感兴趣，对中国人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真心称羡。之后，罗素又游历了南京、汉口，对中华美景满心喜爱。罗素在南方最后一站是湖南长沙，热情而好学的湖南人希望罗素能呆上一周，每天作一次讲演，但是罗素筋疲力尽，渴望到北京休息一下。所以，尽管湖南督军谭延闿极力挽留，甚至提出可以为罗素开一趟专列直抵武昌，但罗素还是拒绝在长沙停留超过二十四小时。在长沙的一昼夜内，罗素连讲了四次课，其中一讲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台下作记录的人恰是毛泽东。当然罗素不会留意青年毛泽东，但毛泽东对这位西方大哲的每句话都详细记了下来，并作了深入的思考。长沙没有现代化的旅馆，罗素在此“结识了”大批的中国臭虫，整晚没能合眼。湖南督军举行了一次豪华盛大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罗素第一次遇见了杜威。罗素离开长沙时正值月食，他看见人们燃起篝火，敲着铜锣，恐吓吞食月亮的天狗，这使他对中国的古老形成深刻的印象。

1920年10月31日，罗素一行到达北京。截至1921年7月中旬离开中国，这九个月的时间他都是在北京度过的。罗素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的一所住宅里，购买了一些中国样式的家具，请了一位中国厨师，努力融入中国的生活。在北京，罗素的使命是担任北京大学的哲学客座教授，为北大学人作哲学讲演。他的几大讲演——《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理逻辑》都是哲学讲演。虽然因疾病《数理逻辑》没有讲完，但是，总地来说罗素尽了自己的哲学教授的职责。

在北京期间，各大学校对罗素都很欢迎，所以他的讲演除了在北大进行外，还有一些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会场完成的。学人们对罗素的讲演很有热情，历次讲演都座无虚席，听众最多时高达一千五百人，盛况空前。北大的学生还组织了“罗素研究会”，出版了《罗素》月刊，罗素也常抽时间和研究会的同学们讨论问题。但是，当时的中国听众哲学功底还不够，而且兴趣也不在哲学上，所以哲学讲演形式上虽很热闹，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听众经常要求罗素就中国问题开药方，罗素虽然也作了一些社会改造的讲演，但常常无法深入下去，有些力不从心。毕竟，罗素对中国实际了解有限，从英国启程时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哲学教授，

并没想来中国做革命的导师。

1921年3月中旬，罗素去保定的育德中学讲演。当时学校大礼堂没有生火，室内非常冷。而罗素出于英国绅士的习惯，讲演时一定要脱下大衣，当时便感冒了。回北京的路上汽车又不幸爆胎，修车时发动机熄火，在旷野的寒风中罗素冷得打颤。回京的第二天罗素开始发烧，患上了当时致命的肺炎，迷迷糊糊地住进了德国医院。罗素的病情非常危险，他完全昏迷了，偶尔清醒一下，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看上去简直无法救治。医生和护士都不得不考虑放弃治疗的问题，杜威也赶往医院为罗素办理遗嘱事宜。

罗素曾拟订去日本讲学，病重期间日本记者不断来打探，令勃拉克女士不胜其烦，最后便草草地敷衍他们。于是，日本记者竟恶意造谣，说罗素死了。消息从日本传到美国，又从美国传到英国，罗素的朋友十分悲痛，他的哥哥也拍来急电询问究竟。罗素去世的消息让他的反对者很高兴，当时一家传道会的报纸登了仅一句话的讣告：“对罗素先生之死请原谅传教士们闻讯之下松了一口气。”而一位女传教士听到罗素活过来后则说：“他好了吗？那是很可惜的。”罗素康复的过程很慢，他只能静躺在床上，焦急地等待。这时罗素的女友勃拉克怀孕快要生产了，所以病好之后，罗素只作了几场小的讲演，便终止讲学，拄着手杖蹒跚而行，于7月10日离开了北京，取道日本返回英国。

### 三、余音不绝

十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但罗素带来的影响相当复杂而巨大。这位思想大师来华前的自我定位是哲学教授，发表的讲演主要也是哲学，但这份主要工作在当时看来不太成功，未能引起中国听众的足够兴趣。罗素的哲学以数理逻辑为基础，比较艰涩，为了说明问题引用的也是高深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知识，以及应用大量的图表和方程，令大多数没有受到专门训练、不具备相关知识的中国听众理解不了。在一般中国听众看来，哲学应该是文学色彩浓重、词章华丽、玄思冥想的，中国的老子就是如此。而罗素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上，尤其是要懂得数学的才听得懂，这里的文化隔膜太大。一位“罗素研究会”的成员在参加了一次讨论后写信给罗素的翻译赵元任说：“我发现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就是胡适这样的哲学家也不满意罗素哲学：“我们看新唯实论者的著作，总不免有一种失望的感想：他们究竟跳不出那些‘哲学家的问题’

的圈子。”正如苏雪林后来所说的，多数人听罗素的哲学讲演其实是在听热闹，“杜威、罗素来华讲学，我们也躬逢其盛，我们也去听过他们的公开讲演。杜威的实证哲学，虽因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可以略懂皮毛，罗素的学说的精义，则竟非浅陋如我们者所能窥测其万一。但能够瞻仰他们的丰采也就叫我们满足了”。对这样的情形罗素也较不满意，感到曲高和寡，对自己来华讲学的价值发生怀疑。他在给英国朋友的信中抱怨道：“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罗素的哲学讲演实在是超前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纳，主客双方落差较大——当然，大概在十年以后，罗素哲学开始在中国开花结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申府等人开展了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傅种孙、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等人开展了数理逻辑的研究和教学，其思想和学说开始引人注目，逐渐成为哲学的主流。

但是，无心插柳柳成阴，罗素的社会问题讲演和社会思想在华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罗素来华的使命是传授哲学，但是他素有“社会良心”的大名，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人自然很希望倾听罗素的意见和指导。尤其是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按照罗素的话说，“罗素哲学研究会”中“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们都希望听一听罗素这位亲自考察过苏俄的大家对社会主义的观感。因此，罗素作了若干场关于社会发展的讲演，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的问题、发展方向等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他的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和欧美都既好也不好，他建议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条件成熟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若想实现社会主义不得不先提倡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肯定俄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却警告人们要力防俄国苏维埃的政治专制。不料，罗素的讲演引起强烈的共鸣，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很多，很剧烈，可以说有人高兴，有人切齿。张东荪、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是罗素观点的认同者，他们曾经一度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参加过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的行列。听了罗素的讲演，他们发觉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发现自己过去“及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是“空谈”罢了，提出中国的第一任务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要求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推迟五十年，要防止徒增内乱而解决不了问题的“伪劳农革命”。而陈独秀听罗素讲演后觉得很不对劲，遂给罗素写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毛泽东在长沙听完《布尔什维克与世

界政治》后也在信中说：“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毕竟是远来的客人，人们不好直接批判，而对国内的张东荪们，大家就不客气了。于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一道向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改造阶段论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新青年》第8卷第4号特辟了“社会主义讨论”专栏，稍后出版了《社会主义讨论集》。两方面文来笔去，热热闹闹演出了一场“社会主义论战”。三十多年后著名的党史专家胡绳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生产关系的提高。他认为罗素的观点很有道理。

罗素来华讲演还给中国人带来了可贵的自信，他对中国人的很多方面都有好感。他赞美杭州轿夫的乐观精神，欣赏中国人的智慧和幽默，经常引用老子哲学。在很多场合，罗素高度赞扬中国人的“宽恕”、“仁爱”、“忍耐”、“沉默”等东方精神和儒学思想，把它看作解决20世纪人类纷争的良药。回国后，罗素对中国接着作了大量的研究，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如《中西文化之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1922年出版了谈论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罗素一反当时西方人普遍藐视中国的立场，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他说：“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国人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罗素的这些论断热烈而真诚，对于调整西方人的中国观、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积极意义。

当然，罗素毕竟是哲学家，具有强烈的实事求是和批判精神，因此他也不忌讳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各种缺点，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很冷峻的剖析。在华期间，罗素在写回英国的信中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玄谈清语、空喊口号、不敢承担社会责任的性格，批评中国人贪婪、怯懦、冷漠、自私，以及家族意识过强，缺乏科学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写道：“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

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呼吁中国人改造中国的社会和传统文化，建议中国向西方学习，普及教育，实行民主，发展工商业，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大规模的控制人口生育。其心拳拳，切中时弊。孙中山高度赞扬罗素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回国之后的罗素更加关注中国事务，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为中国人的利益作出很多贡献。1924年，罗素参与并推动了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务，用赔款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委员会英方成员之一。“五卅运动”发生后，他反对日本、英国及欧美各大国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的政策，撰文揭示事实真相，批评英国报纸任意捏造、混淆是非的做法，谴责这些暴行。罗素的文章在中国各地广泛刊载，赢得了中国人由衷的敬意。后来一位在华布道的美国传教士告诉罗素，亏了罗素的公正才保住了在华英国人的性命，罗素使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坏蛋。但是罗素自己为此招致了在华英国人的敌视，而且被英国政府视若仇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政策（1937年12月6日，陶行知代杜威草拟《杜威宣言》，经杜威同意发电给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及甘地。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和罗素三人首先回电赞成《杜威宣言》，稍后的12月22日，甘地也回电同意加入这项宣言）。宣言在当时的知识界和上层人士中起了重大影响，并广泛向全世界宣传，受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赞助和支持。1962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年届九十的罗素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受到周恩来的赞扬。

#### 四、启 示

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总会有很多外国人来访，有的造访者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再无人忆起；有的造访者则名垂千古，不断有人津津乐道。我国20世纪初来访的几位外国客人——杜威、罗素、泰戈尔等，就给我国的现代史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友好、有趣、有启发，令今天的国人也深为感动。

今天，我们有机会阅读罗素等人的在华讲演，不能不感谢蔡元培、梁启超等先哲们的胆识和鉴赏力。在1920年，罗素还没有达到他人生的巅峰，他的价值还没

有得到全世界的肯定。而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能邀请罗素来华讲学，不能不说独具慧眼，不能不让我们赞叹先辈的明智。正是蔡元培、梁启超等人，掀起、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一方面主动扬弃儒家文化，一方面打开国门向西方寻求先进理论，不仅在器物制造上敢于聘请洋教头，就是在体道方面也不惮邀请洋先生。

1919年初，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日本讲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和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讲演。同年4月，杜威来到上海，前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十一省讲演一百多次，讲学一年多时间。1920年，蔡元培又电邀罗素来华讲学，罗素欣然接受。此间，正在欧洲的梁启超拜会了德国的生命哲学大师柏格森、倭伊铿，切身感受到了西洋理论的力量，力请他们到中国讲学，促成了倭伊铿的成行。稍后梁启超创设“讲学社”，邀请蔡元培做董事，两人在聘请西洋大哲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合作，拟定每年聘请一位西方名哲来华讲学。列入聘请名单的还有杜里舒、泰戈尔、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人，且多数都来华赴约，为西学东渐作出贡献。今天我们研读当年来华讲学者的著述，真是应该先对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行者表示一番感谢和敬意。

另外，罗素讲学所以能够比较顺利进行，一位优秀的翻译大家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罗素是文化大师，给他找翻译很困难。因为罗素学术涉及的面极广，跨越哲学、数学、现代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合适的翻译也应该既有充分的哲学素养，又应兼通数学、现代物理等知识。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赵元任正是合适人选。他初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时主修数学，兼攻物理，对语言、哲学和音乐兴趣浓厚，后入哈佛大学又从数学转到哲学。他对罗素本人的哲学，甚至其数学著作多有研究，还写了一篇相关的论文，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因此，在赵元任的陪同下罗素讲学如鱼得水，中国听众较顺利地了解了他的思想和幽默。赵元任当翻译时还表现出了出众的语言天赋——罗素在杭州讲演时，赵元任以杭州方言来翻译；在长沙时就用湖南方言来作翻译了，大大方便、扩大了罗素的听众群体。罗素和赵元任相得益彰，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笔亮色。

罗素是20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才华横溢且丰富多产。所以罗素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我们不揣浅陋作点介绍和评析，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斧正。

2007年3月

## 序一 为罗素做翻译的日子<sup>①</sup>

赵元任

1920年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做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作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作译员看待。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他任译员，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

.....

10月13日我看到“波洛”（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我在日记上记载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唯看起来比我想像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豆拉·勃拉克（Dora Black）女士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我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候为然。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带官话语汇。在我

---

① 题目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S. S. Kians Yung）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次日有几次集会和餐会，我得有机会晤见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比我年长的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食，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学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动频繁，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北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处住宅，由我和罗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自由结婚》小说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校长金邦正同意将我“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我便从清华搬进城内。11月5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个月我们都引颈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又称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一千五百人前来听讲。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什么是物质（Matter）？不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意（Mind）？无关重要（It doesn't matter）！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11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翟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

.....

罗素大部分演讲是在北京，1921年3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北平距保定名义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译者按）育德中学请他去演讲……尽管罗素思想激烈，

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讲演，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他回到北京即发高烧，住进德国医院，由狄博尔（Dipper）大夫诊治。到了3月26日，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朋友们考虑请他签字委任状（即遗嘱。——编者注）给勃拉克小姐，因为他们还未正式结婚。杜威（John Dewey）为他拟好草稿。他虽然虚弱，可是却颇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状？”然后试着签字。医生恐怕他办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还是潦草地签了B. Russell。他仍然认得我，小声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说罗素先生情况“更坏了”，但是杜威夫人则说鲁滨逊（Robinson）大夫不那么悲观。到了4月17日，他已无危险，5月3日已能接见访问者。同时伦敦报纸报道说罗素业已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作过若干次讲演，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

——节选自《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

赵元任（1892~1982），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和作曲家。在中国语言学界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 序二 罗素其人

张申府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 (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谛科 (Logistics)] 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本着数学之批评的研究，他在哲学里也成立了一种新方法 (言精神是哲学里的科学法，言方式就是“逻辑的和解析的方法”或翻“名理·解析法”)。他的哲学 (名叫“名理原子论”或“绝对多元论”，认有种种的个体和关系，而不认有个包括一切的宇宙根基。简单说，是由于“关系”的新研究，而在于“关系在外说”) 在现代哲学思想界，要算最有影响的。最近，他又拿那在数学与哲学已著大效的“名理·解析法”为心理学的新研究，得出与在美发生的“行动主义” (Behaviourism) 最新的心理学与“中立一元论” (即美派的新实在论) 大部分相同的结论，认心物的分别不是实质的，只是它俩所从的因果律的等级不同。此是一件去年学问界里极可注意的事。

他又是第一流的能文者，有逻辑与作散文的天才，最能解析，最精细，最能析事理入微，他文章的明析透彻，周密锐利，真是一时无比。无论论什么东西总使人容易领悟，论学能使人深入，论事能使人感动。他这种能力，人没有不佩服的，与揭慕斯 (W. James, 1842 ~ 1910, 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编者注) 和般迦雷 (H. Poincare, 1854 ~ 1912,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编者注) 一样。

罗素是 1872 年 5 月 18 生于西英蒙卯兹县 (Monncouth Shine) 之推来克 (Tnel-leck); 与巴枯宁 (1814 ~ 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编者注)、托尔斯泰 (1828 ~ 1910, 俄国文学家、思想家。——编者注)、克鲁巴特金 (1842 ~ 1921, 俄国革命家，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编者注) 等同，也出身于贵族。他的祖父罗素伯一世 (即